

資治通鑑

冊
畚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三

起旃蒙作噩十一月盡柔
兆閏茂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
于七里亭亭去成都城七
里因以爲名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

宮

効回鶻曳
隊以入宮

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

按五代會要梁
開明元年改洛

陽宮貞觀殿爲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
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倣唐宮之制意文明唐末殿名也泣下

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

利州修桔柏浮梁

桔柏浮梁為蜀所斷故修之以濟

昭武節度使林思

諤先弃城奔閬州

蜀置昭武節度於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

遣使請

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

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

蜀武信節

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

蜀置武信

軍於遂州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立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

后自往勞之

勞力到翻

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

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受

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

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

涓主淵翻

丙午宗弼自稱

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

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

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

斷丁管翻綿州謂之左綿

以綿水逕其左故也

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

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

彼且迎降不暇

降戶江翻下同

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

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

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

儻延旬浹

則勝負未可知矣

言深入之兵利於驟忽震蕩難以持久

乃與嚴乘馬浮度

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

從才用翻

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

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

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

居三日後軍

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

嚴

遺唯季翻

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

或謂嚴者或以人語嚴也

公首建伐

蜀之策

事見上年卷上

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

欣然馳入成都

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

撫諭吏民告以大軍

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

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

乘登也去羌呂翻

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

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

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

軍前錯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

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

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

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

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

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

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

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

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

妓渠綺翻

凡素所不快者宗弼

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

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

宗弼遣使

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

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

安撫軍城

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

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

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

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李紹琛

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

都統繼

甲寅繼岌至漢州王

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

衛出降於升遷橋

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

蜀主白衣銜璧牽羊

草繩縈首百官衰經徒跣輿櫬號哭俟命

衰倉回翻櫬初觀翻空棺

爲櫬號

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

北向拜謝

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取蜀至衍而亡

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

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異曰考

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軍九月得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之誤也

節度十

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凡十節度西川爲蜀都不與也

州六十四

史

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資榮簡邛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歸峽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璧渠

戎梁洋金秦鳳階

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

銀繒錦共以千萬計

繒慈陵翻

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七

箸

箸遲

曰是老夫之過也

高季興勸伐蜀見二

梁震曰不

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

梁震之料莊宗如燭照數計

安不

知其不為吾福

荆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乎疆國之間惴惴僅能自全何福之有

楚王

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

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馬殷言將致事而歸老於衡麓聞蜀亡而懼也菟同都翻

願上印

綬以保餘齡

齡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上時掌翻

上優詔慰諭之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

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

數所角翻

紹琛心不平謂

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櫟相從

樸蒲木翻櫟蘇谷翻樸櫟小木以喻董璋

小材也

反咕囁於郭公之門

咕叱涉翻囁而涉翻咕囁細語也

謀相傾害

吾為都將

帝命李紹琛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為左廂虞候故云然

獨不能以軍法

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

使

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為東川節度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為東川節度使延孝與

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工部任尚書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二旬崇韜為繼岌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

二十八日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表璋鎮東川之日耳非降制日也不及二旬亦恐誤

解其軍職解董璋軍職則李紹

琛不得以軍法令之此崇韜之所以保護董璋者也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

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北翻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

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任園時以工部尚書參預軍機帥所類翻崇韜怒

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

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

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

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索蘇各翻索然言寂

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

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妓渠綺翻遺唯季翻魏王所得不過匹

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塵之庚翻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

之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蜀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略豈可興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庸人所不為也蓋於時宗弼尚

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

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帥讀曰率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

父子專橫橫戶孟翻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帥所類翻其志難

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

山嶽不可離廟堂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稱之離力智翻豈肯弃元老於蠻

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

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

以下為殺郭崇韜張本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

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犒苦

到翻斬居焮翻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

己已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

之罪數所具翻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

年六十四

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

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

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監古銜翻

癸酉王承休

王宗汭至成都

十月自秦州上道爲始至成都

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

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

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

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

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

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

召之至洛

陽而後赴鎮爲孟知祥據蜀張本

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

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

段徊必宦人也

皆曰北都

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

郭崇韜薦張憲爲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

今國

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

更工衡翻

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

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

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為留守也

以戶部尚書王

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

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

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明宗時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

無掃雪是其證也

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

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

以下皆詔事之

為王正言史彥瓊不能守鄴都張本

初帝得魏州銀槍効

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

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斬翻

皆勇悍

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

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

梁滅而河南平

雖賞賚非一而士

卒恃功驕恣無厭

厭於鹽翻

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

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

漕水運輦陸運澀色立翻

東都倉

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

洛城

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通九城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為鎮屬河南縣蓋喪亂上墟非復盛唐之舊也望諸

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

弱採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

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

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自白沙至龕澗其地皆在

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時大雪吏卒有僵仆

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

則壞其什器僵居良翻壞音怪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

吏皆竄匿山谷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

更名曰龔見賢遍翻更工衡翻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

淳求昏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

南詔也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

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

筆力道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曾忍爽王寶督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緯忍爽楊希變等所署有彩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

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帝以軍

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尙

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

量音良

計農而發

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

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

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

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

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

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卽敕有司如琪所言

然竟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

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

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

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誓之以三辰而終殺

之非信也

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

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爲忠義軍後唐改爲彰武軍鄜保大軍

以其子保大

留後允韜爲彰武留後 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

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

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

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

乃止

辛亥立皇弟存美爲邕王存霸爲永王存禮爲薛王

存渥爲申王存乂爲睦王存確爲通王存紀爲雅王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宅日

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

驟食陵翻騶馬也以喻宦官史炤曰騶音戒俗呼扇馬爲改馬即騶馬也

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

去羌呂翻

呂知柔竊聽聞

之

呂知柔時爲都統牙通謁

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

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旣去更爲後患命

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

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

宦官固可疾然天子使之將命敬之

者所以敬君也鳥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臣將命於大臣非也延嗣

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

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

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爲蜀帥

帥所類翻

下同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

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

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

語牛倨翻

下同

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

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

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

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

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

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

稱尺證翻復扶又翻

故縣官所得不多耳

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

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

爲于僞翻

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

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

還從宜翻又如字

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

珪

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一也

馳詣成都觀崇韜去

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

圖之

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教行之崇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

彥珪見

皇后說之曰

說式芮翻

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

夕今上當斷不斷

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使殺崇韜之命斷丁亂翻

夫成敗之機

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

成都至洛陽三千一百一

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

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

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